

劝发菩提心文

古杭梵天寺沙门实贤撰

不肖愚下凡夫僧实贤，泣血稽颡，哀告现前大众，及当世净信男女等，惟愿慈悲，少加听察。尝闻入道要门，发心为首；修行急务，立愿居先。愿立则众生可度，心发则佛道堪成。苟不发广大心，立坚固愿，则纵经尘劫，依然还在轮回；虽有修行，总是徒劳辛苦。故「华严经」云：「忘失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业。」忘失尚尔，况未发乎？故知欲学如来乘，必先具发菩萨愿，不可缓也。

然心愿差别，其向乃多。若不指陈，如何趋向？今为大众，略而言之，相有其八，所谓：邪、正、真、伪、大、小、偏、圆是也。云何名为邪、正、真、伪、大、小、偏、圆耶？

世有行人，一向修行，不究自心，但知外务，或求利养，或好名闻，或贪现世欲乐，或望未来果报；如是发心，名之为邪。

既不求名闻利养，有不贪欲乐果报，惟为生死、为菩提；如是发心，名之为正。

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众生；闻佛道长远，不生退怯；观众生难度，不生厌倦；如登万仞之山，必穷其顶；如上九层之塔，必造其颠；如是发心，名之为真。

有罪不忏，有过不除，内浊外清，始勤终怠；虽有好心，多为名利所夹杂；虽有善法，复为罪业之所染污；如是发心，名之为伪。

众生愿尽，我愿方尽；菩提道成，我愿方成；如是发心，名之为大。

观三界如牢狱，视生死如怨家；但其自度，不欲度人；如是发心，名之为小。

若于心外见有众生，及以佛道，愿度愿成，功勋不忘，知见不泯，名之为偏。

若知自性是众生，故愿度脱；自性是佛道，故愿成就；不见一法，离心别有；以虚空之心，发虚空之愿，行虚空之行，证虚空之果，亦无虚空之相可得；如是发心，名之为圆。

知此八种差别，则知审察；知审察，则知去取；知去取，则可发心。

云何审察？谓我所发心，于此八中，为邪？为正？为真？为伪？为大？为小？为偏？为圆？

云何去取？所谓去邪、去伪、去小、去偏；取正、取真、取大、取圆。

如此发心，方得名为真正发菩提心也。

此菩提心，诸善中王，必有因缘，方得发起。今言因缘，略有十种。何等为十？

- 一者、念佛重恩故。
- 二者、念父母恩故。
- 三者、念师长恩故。
- 四者、念施主恩故。
- 五者、念众生恩故。
- 六者、念生死苦故。
- 七者、尊重己灵故。
- 八者、忏悔业障故。
- 九者、求生净土故。
- 十者、为念正法得久住故。

云何念佛重恩？谓我释迦如来，最初发心，为我等故。行菩萨道，经无量劫，备受诸苦。

我造业时，佛则哀怜，方便教化；而我愚痴，不知信受。我堕地狱，佛复悲痛，欲代我苦；

而我业重，不能救拔。我生人道，佛以方便，令种善根。生生世世，随逐于我，心无暂舍。

佛初出世，我尚沉沦，今得人身，佛已灭度。何罪而生末法？何福而预出家？何障而不见金身？何幸而躬逢舍利？如是思维，向使不种善根，何以得闻佛法？不闻佛法，焉知常受佛恩？此恩此德，丘山难喻。自非发广大心，行菩萨道，建立佛法，救度众生，纵使粉骨碎身，岂能酬答？是为发菩提心第一因缘也。

云何念父母恩？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」十月三年，怀胎乳哺，推乾去湿，咽苦吐甘，才得成人。指望绍继门风，供奉祭祀。今我等既已出家，滥称释子，忝号沙门；甘旨不供，祭祀不给，生不能养其口体，死不能导其神灵；于世间则为大损，于出世又无实益，两途既失，重罪难逃。如是思维，惟有百劫千生，长行佛道，十方三世，普渡众生；则不惟一生父母，生生父母俱蒙拔济；不惟一人父母，人人父母，尽可超升。是为发菩提心第二因缘也。

云何念师长恩？父母虽能生育我身，若无世间师长，则不知礼义；若无出世间师长，则不解佛法。不知礼义，则同于异类；不解佛法，则何异于俗人？今我等粗知礼义，略解佛法，袈裟披体，戒品沾身，此之重恩，从师长得。若求小果，仅能自利；今为大乘，普愿利人，则世、出世间二种师长，俱蒙利益。是为发菩提心第三因缘也。

云何念施主恩？谓我等今者日用所资，并非己有。三时粥饭，四季衣裳，疾病所需，身口所费，此皆出自他力，将谓我用。彼则竭力躬耕，尚难糊口；我则安坐受食，犹不称心。彼则纺织不已，犹自艰难。我则安服有余，宁知爱惜？彼则箝门蓬户，扰攘终身；我则广宇闲庭，优悠卒岁。以彼劳而供我逸，于心安乎？将他力而润己身，于理顺乎？自非悲智双运，福慧二严，檀信沾恩，众生受赐；则粒米寸丝，酬尝有分，恶报难逃。是为发菩提心第四因缘也。

云何念众生恩？我与众生，从旷劫来，世世生生，互为父母，彼此有恩。今虽隔世昏迷，互不相识，以理推之，岂无报效？今之披毛带角，安知非昔为其子乎？今之蠕动绢飞，安知不曾为我父乎？每见幼离父母，长而容貌都忘，何况宿世亲缘？今则张王难记，彼其号呼于地狱之下，宛转于饿鬼之中，苦痛谁知？饥虚安诉？我虽不见不闻，彼必求拯求济。非经不能陈此事，非佛不能道此言。彼邪见人，何足以知此？是故，菩萨观于蝼蚁，皆是过去父母、未来诸佛，常思利益，念报其恩。是为发菩提心第五因缘也。

云何念生死苦？谓我与众生，从旷劫来，常在生死，未得解脱。人间天上，此界他方，出没万端，升沉片刻。俄焉在天，俄焉而人，俄焉而地狱、畜牲、饿鬼。黑门朝出暮还，铁窟暂离而又入。登刀山也，则举体无完肤。攀剑树也，则方寸皆割裂。热铁不除饥，吞之则肝肠尽烂。烱铜难疗渴，饮之则骨肉都糜。利锯解之，则断而复续。巧风吹之，则死已还生。猛火城中，忍听叫噪之惨。煎熬盘中，但闻苦痛之声。冰冻始凝，则状似青莲蕊结；血肉既裂，则身如红藕华开。一夜死生，地下每经万遍；一朝苦痛，人间已过百年。频频狱卒疲劳，谁信阎翁教诫？受时知苦，虽悔恨何以追？脱以还忘，其作业也如故。鞭驴出血，谁知吾母之悲？牵豕就屠，焉识乃翁之痛？食其子而不知，文王尚尔；啖其亲而未识，凡类皆然。当年恩爱，今做冤家；昔日寇仇，今成骨肉。昔为其母而今为妇，旧是翁而新作夫。宿命知之，则可羞可耻；天眼视之，则可笑可怜。粪秽丛中，十月包藏难过；脓血道里，一时倒下可怜。少也何知？东西莫辨；长而有识，贪欲便生；须臾而老病相寻，迅速而无常又至。风火交煎，神识于中溃乱；精血既竭，皮肉自外乾枯，无一毛而不被针钻，有一窍而皆从刀割。龟之将烹，其脱壳也犹易；神之欲谢，其去体也倍难。心无常主，类商贾而处处奔驰；身无定形，似房屋而频频迁徙。大千尘点，难穷往返之身；四海波涛，孰计别离之类。莪莪积骨，过彼崇山；莽莽横尸，多于大地。向使不闻佛语，此事谁见谁闻？未睹佛经，此理焉知焉觉？其或依前贪恋，仍旧疑迷；只恐万劫千生，一错百错。人身难得而易失，良时易往而难追。道路冥冥，别离长久，三途恶报，还自受之。痛不可言，谁当相代？兴言及此，能不寒心？是故，宜应断生死流，出爱欲海，自他兼济，彼岸同登，旷劫殊勋，在此一举。是为发菩提心第六因缘也。

云何尊重己灵？谓我现前一心，直下与释迦如来，无二无别。云何世尊无量劫来，早成正觉，而我等昏迷颠倒，尚做凡夫？又佛世尊则具有无量神通、智慧、功德庄严，而我等则但有无量业系、烦恼、生死缠缚。心性是一，迷悟天渊。静言思之，岂不可耻？譬如无价宝珠，没在淤泥；视同瓦砾，不加爱重。是故，宜应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。修德有功，则性德方显。如珠被濯，悬在高幢，洞达光明，映蔽

一切。可谓不孤佛化，不负己灵。是为发菩提心第七因缘也。

云何忏悔业障？经言犯一吉罗，如四天王寿五百岁，堕泥犁中。吉罗小罪，尚或此报，何况重罪，其报难言！今我等日用之中，一举一动，恒违戒律；一餐一水，频犯尸罗。一日所犯，亦应无量，何况终身历劫！所起之罪，更不可言矣。且以五戒言之，十人九犯，少露多藏。五戒名为优婆塞戒，尚不具足，何况沙弥、比丘、菩萨等戒，又不必言矣。问其名，则曰我比丘也。问其实，则尚不足为优婆塞也。岂不可愧哉？当之佛戒不受则已，受则不可毁犯；不犯则已，凡则终必堕落。若非自愍愍他，自伤伤他，身口并切，声泪俱下，普与众生，求哀忏悔，则千生万劫，恶报难逃。是为发菩提心第八因缘也。

云何求生净土？谓在此土修行，其进道也难；彼土往生，其成佛也易。易故一生可致，难故累劫未成。是以往圣前贤，人人趋向；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。末世修行，无越于此。然经称少善不生，多福乃致。言多福，则莫若直持名号；言多善，则莫若发广大心，是以暂持圣号，胜于布施百年；一发大心，超过修行历劫。盖念佛本期作佛，大心不发，则虽念奚为？发心原为修行，净土不生，则虽发易退。是则下菩提种，耕以念佛之犁，道果自然增长。成大愿船，入于净土之海，西方决定往生。是为发菩提心第九因缘也。

云何令正法久住？谓我世尊无量劫来，为我等故，修菩提道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因果圆满，遂致成佛。既成佛以，化缘周讫，入于涅槃。正法、像法，皆已灭尽，仅存末法，有教无人。邪正不分，是非莫辩；竞争人我，尽逐利名；举目滔滔，天下皆是。不知佛是何人？法是何义？僧是何名？衰残至此，息不忍言，每一思及，不觉泪下！我为佛子，不能报恩。内无益于己，外无益于人；生无益于时，死无益于后。天虽高，不能覆我；地虽厚，不能载我。极重罪人，非我而谁？由是痛不可忍，计无所出，顿忘鄙陋，忽发大心。虽不能挽回末运于此时，决当图护持正法于来世。是故，偕诸善友，同到道场，述为忏悔，建兹法会。发四十八之大愿，愿愿度生；期千百劫之深心，心心作佛。从于今日，尽未来际，毕此一形，誓归安养，既登九品，回入娑婆。俾得佛日重辉，法门再阐；僧海澄清于此界，人民被化于东方；劫运为之更延，正法得以久住，此则区区真实苦心。是为发菩提心第十因缘也。

如是十缘备识，八法周知，则趋向有门，开发有地。相与得此人身，居于华夏，六根无恙，四大轻安，具有信心，幸无魔障。况我今等，又得出家，又受具戒，又遇道场，又闻佛法，又瞻舍利，又修忏悔法，又值善友，又具胜缘；不于今日，发此大心，更待何日？惟愿大众，愍我愚诚，怜我苦志，同立此愿，同发是心。未发者今发，已发者增长，已增长者今令相续。勿畏难而退怯，勿视易而轻浮，勿欲速而不久长，勿懈怠而无勇猛，勿委靡而不振起，勿因循而更期待，勿因愚钝而一向无心，勿以根浅而自鄙无分。譬诸种树，种久则根浅而日深；又如磨刀，磨久则刀钝而成利。岂可因浅勿种，任其自枯？因钝弗磨，置之无用？又若以修行为苦，则不知懈怠尤苦。修行则勤劳暂时，安乐永劫；懈怠则偷安一世，受苦多生。况乎以净土为舟航，则何愁退转？有得无生为忍力，则何虑艰难？当知地狱罪人，尚发菩提心于往劫，岂可人伦佛子，不立大愿于今生？无始昏迷，往者既不可谏；而今觉悟，将来犹尚可追。然迷而未悟，故可哀怜；口知而不行，尤为痛惜。若惧地狱之苦，则精进自生；若念无常之速，则懈怠不起。又需以佛法为鞭策，善友为提携；造次弗离，终身依赖，则无退失之虞矣。勿谓一念轻微，勿谓虚愿无益；心真则事实，愿广则行深，虚空非大，心王为大；金刚非坚，愿力最坚。大众诚能不弃我语，则菩提眷属，从此联姻。莲社宗盟；自今缔好。所愿同生净土，同见弥陀，同化众生，同成正觉；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，百福庄严，不从今日发心立愿而始也。愿与大众共勉之。幸甚！幸甚！

输入者：KTurbo.bbs@bbs.nchu.edu.tw

【录自：佛教经典系列】